

中國  
本  
話  
大  
系

二刻拍案驚奇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國話本大系

二刻拍案驚奇

一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原著  
石昌渝校點

中國話本大系  
二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 原著

石昌渝 校點

---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25 插頁6 字數568,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冊

---

ISBN7—80519—167—0/I · 56

責任編輯：吳偉斌 定價：18.50元

## 出版說明

話本小說和擬話本小說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一份珍貴遺產，作品甚多，源遠流長，在我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歷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從來沒有系統地整理出版過。為了繼承這份豐富的文學遺產，使它更好地流傳下去，同時也為了給專業工作者提供研究的資料，我們組織有關力量，系統地整理出版話本、擬話本的代表作，定名為《中國話本大系》。

《中國話本大系》為我國話本、擬話本的第一部系列叢書。所搜輯的話本、擬話本上起於唐，下迄於清。它不僅包括國內公私藏書中的善本、珍本、孤本，而且也包括流散在日、美、英、法等國的罕見版本，計約一百種，擬在若干年內分批出版。

《中國話本大系》選擇善本為底本，參校其他有價值的版本。為保存其本來面貌，本叢書一律不作刪節。不同版本的異文，根據情況附出校記。原底本上的批語及其他有關資料，一併附錄於後。

《中國話本大系》由劉世德先生擔任主編，約請海內研究話本小說的專家學者參加校點整理。在此，我們對劉世德先生及其他參加校點的專家學者為《中國話本大系》整理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勞動致以誠摯的感謝。

## 前　　言

《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是兩部包含着豐富社會內容的話本小說集，其思想的主導面是嚴肅的、積極的，儘管它同時存在着陳腐和庸俗的一面。關於這個問題，《《拍案驚奇》前言》已大略地說過了。

話本小說從民間說話發展而來，隨着它影響的擴大和文人的參預，它逐漸在文人化。這個文人化蛻變的完成是以《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為標誌的。馮夢龍編纂的《古今小說》、《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收集了宋、元、明三代的話本，其中有些作品是出自文人的創作，但在總體上只能說是文人編纂的話本小說集。而《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則是凌濛初一人創製，雖然其中大多素材仍採自民間傳說和說話，但作者進行了藝術的再創造，達到了思想和藝術風格的統一。

文人意識滲透進話本小說，是好事還是壞事，不宜籠統而論，這要看從事話本小說創作的作家的意識究竟如何而定。沒有進步思想的光照，缺乏厚實的生活根基，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將變得乾癟蒼白起來。《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在藝術上有兩點是凌濛初的貢獻。第一，他注重

故事，同時也注意到人。以往的話本小說，一般來說以故事見長，人物往往只是演出故事的缺乏自我意識的過場角色，故事曲折引人，而人物却模模糊糊，只有少數優秀作品，如「三言」中的某些作品，注意到人物有他自己的生命，有他自在的性格。凌濛初却普遍地注意到這一點，他在敘述故事的途中，喜歡去猜度和描摹故事特定情境中人物的所感所思，不論這個人物是清官還是貪官，是賢妻還是淫婦，是仁厚的商人還是奸詐的販子，是凶煞的惡鬼還是多情的狐仙，他總是小心翼翼地追尋着人物情緒發展變化的軌迹。當然不能說凌濛初已經把人放在了文學的主體位置，他只是不滿足於故事的編織，他想在故事的框架裡儘量把人物性格處理得合情合理些。從故事表層向人物精神世界深化，這種深化，雖然還沒有完成從重情節到重人物的小說意識的飛躍，但仍然是應當充分肯定的。第二，他認識到細節真實對於小說的至關重要，細節的逼真乃是引誘讀者進入不可能有或不能置信的情境之中的手段，凌濛初在敘述故事中注意細節描寫，對那些在情節中起重要作用的細節，除了描寫外，還要加以解說，以使讀者確信無疑。

《二刻拍案驚奇》原刊本為尚友堂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刊本。原本為四十卷。尚友堂原刊本在國內僅存半部，日本內閣文庫藏有一部尚友堂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本非尚友堂原刊足本，收小說三十九卷和凌濛初所撰《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其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係從《拍案驚奇》移補進來，《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亦為補入。此外，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歲朝天》和卷九《芥兒郎驚散新鶯燕，倩梅香認合玉蟾蜍》兩卷版心間皆有「二續驚奇」字樣，與其他各卷版心作「二刻驚奇」不同，「二刻驚奇」可以理解為「續驚奇」。

那麼是否在《二刻拍案驚奇》之後，凌濛初還寫有《二續拍案驚奇》呢？卷五和卷九是否從《二續拍案驚奇》移補進來的呢？結論還有待證之他日。總之，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四十卷有三十六卷為尚友堂原版的重印，但僅此就十分珍貴了。《二刻拍案驚奇》在國內除了半部殘本之外，別無翻刻本。一九五七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古魯先生的蒐錄編注本，但脫誤之處不少。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章培恒教授從日本內閣文庫拍攝回來的膠卷影印出版，從而使國內讀者得見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的面貌。

本書依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整理。全書眉批和行側批共九七九條，均全文收入。本書的整理，曾參考了章培恒教授整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排印本，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一九八七年九月石昌渝於北京

# 二刻拍案驚奇

## 目錄

卷之一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一)
卷之二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二)
卷之三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三)
卷之四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	(四)
卷之五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五)
卷之六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六)
卷之七	青樓市探人踪	(七)
卷之八	紅花場假鬼鬧	(八)
卷之九	十三郎五歲朝天	(九)
卷之十	李將軍錯認舅	(一〇)
卷之十一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一一)
卷之十二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一二)
卷之十三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一三)
卷之十四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一四)
卷之十五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一五)
卷之十六	傅梅香認合玉蟾蜍	(一六)
卷之十七	趙五虎合計挑家鬪	(一七)
卷之十八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一八)
卷之十九	焦文姬生讐死報	(一九)
卷之二十	滿少卿餓附飽揚	(二〇)
卷之二十一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二一)
卷之二十二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二二)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	(一五五)
卷十四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儱白鑑	(一七一)
卷十五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	(一九五)
卷十六	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魏牙僧索剩命	(三一七)
卷十七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三三)
卷十八	甄監生浪吞秘藥	春花婢誤洩風情	(三六四)
卷十九	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	(三八)
卷二十	賈廉訪贗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	(四〇二)
卷二十一	許察院感夢擒僧	王氏子因風獲盜	(四二)
卷二十二	癡公子狠使噪脾錢	賢丈人巧賺回頭婿	(四四)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	(四五)
卷二十四	庵內看惡鬼善神	井中談前因後果	(四六)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闊刦新人	鄭蕊珠鳴冤完舊案	(四八)
卷二十六	懵教官愛女不受報	窮庠士助師得令終	(五四)
卷二十七	僞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姝江上	(五〇)
卷二十八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	(五七)
卷二十九	贈芝蔴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真偶	(五六)

卷三十	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傱聘金韓秀才贖子	(五〇)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殉節婦留待雙出柩	(五七)
卷三十二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	(六三)
卷三十三	楊抽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	(六七)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官館客	(六四)
卷三十五	錯調情賈母詈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	(六四)
卷三十六	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	(六八)
卷三十七	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	(七〇)
卷三十八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楊二郎正本	(七一)
卷三十九	神偷寄興一枝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	(七六)
卷四十	宋公明鬧元宵雜劇(附) 金瓶梅	(七四)
附錄一	二刻拍案驚奇序(睡鄉居士)	(七五)
附錄二	二刻拍案驚奇小引(即空觀主人)劫	(七七)

##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一

###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詩曰：

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當付火中。

或置長流清淨處，自然福祿永無窮。

話說上古蒼頡製字，有鬼夜哭。蓋因造化秘密，從此發洩盡了。只這一哭，有好些個來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心事闡發，凜如斧鉞，遂爲萬古綱常之鑒。那些奸邪的鬼，豈能不哭？又如子產鑄刑書，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後來，奸胥舞文，酷吏鋟罪，只這筆尖上邊幾個字，斷送了多少少人。那些屈陷的鬼，豈能不哭？至於後世以詩文取士，憑着暗中朱衣神，不論好歹，只看點頭①。他肯點點頭的，便差池些，也會發高科、做高官；不肯點頭的，遮莫你怎樣高才，沒處叫撞天的屈。那些嘔心抽腸的鬼，更不知哭到幾時，纔是住手！可見這字的關係，非同小可。況且聖賢傳經講道，齊家、治國、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說；即是道家青牛騎出去，佛家白馬駄將來，也只是靠這幾個字，致得三教流傳，同於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豈可不貴重他？每見世間人，不以字紙爲意。見有那殘書廢葉，便將來包長包短，以致因而

揩檯抹桌，棄擲在地，掃置灰塵污穢中。如此作踐，真是罪業深重！假如偶然見了，便輕輕拾將起來，付之水火，有何重難的事，人不肯做？這不是人不肯做，一來只爲人不曉得關着禍福，二來不在心上的事，忽忽忽略過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見字紙，便加愛惜，遇有遺棄，即行收拾，那個陰德可也不少哩！宋時王沂公之父，愛惜字紙。見地上有遺棄的，就拾起焚燒，便是落在糞穢中的，他畢竟設法取將起來，用水洗淨，或投之長流水中，或候烘晒乾了，用火焚過。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淨了萬萬千千的字紙。一日妻有娠將產，忽夢孔聖人來分付道：「汝家愛惜字紙，陰功甚大。我已奏過上帝，遣弟子曾參來生汝家，使汝家富貴非常。」夢後果生一兒。因感夢中之語，就取名爲王曾。後來連中三元，官封沂國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馮京與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誰知內中這一個，不過是惜字紙積來的福，豈非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見了享受科名的，那個不稱羨，道是「難得」。及至愛惜字紙這樣容易事，却錯過了不做，不知爲何。且聽小子說幾句：

蒼頡製字，爰有妙理。

三教聖人，

眼觀穢棄，

無不用此。

三元科名，

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

何不拾取？

小子因爲奉勸世人惜字紙，偶然記起一件事來。一個只因惜字紙，拾得一張故紙，合成一大

段佛門中因緣，有好些的靈異在裡頭。有詩爲證：

翰墨因緣法寶流，山門珍秘永傳留。

從來神物多呵護，堪笑愚人欲強謀。

却說唐朝侍郎白樂天，號香山居士，他是個佛門中再來人，專一精心內典，勤修上乘。雖然頂冠束帶，是個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經，做成居士相。當時因母病，發願手寫《金剛般若經》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處寺宇中。後來五代、宋、元，兵戈擾亂，數百年間，古今名蹟，海內亡失已盡，何況白香山一家遺墨？不知多怎地消滅了。唯有吳中太湖內洞庭山一個寺中，流傳得一卷。直至國朝嘉靖年間，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吳中賢士大夫、騷人墨客，曾經賞鑒過者，皆有題跋在上，不消說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贊嘆頂禮、請求拜觀、留題姓名日月的，不計其數。算是千年來希奇古蹟，極爲難得的物事。山僧相傳，至寶收藏，不在話下。

且說嘉靖四十三年，吳中大水，由禾淹盡，寸草不生，米價踊貴。各處禁糴，閉糴，官府嚴示平價，越發米不入境了。元來大凡年荒米貴，官府只合靜聽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夥有本錢趨利的商人，貪那貴價，從外方賤處販將米來；有一夥有家當囤米的財主，貪那貴價，從家裡廒中發出米去。米既漸漸輻輳，價自漸漸平減<sup>(3)</sup>。這個道理，也是極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識時務執拗的腐儒，做了官府，專一遇荒就行禁糴、閉糴、平價等事，他認道是不使外方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詐害。遇見本地交易，便自聲揚犯禁，拏到公庭，立受枷責。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閉倉高坐；又且官有定價，不許貴賣，無大利息，何苦出

耀？那些販米的客人，見官價不高，也無想頭；就是小民私下願增價暗糴，懼怕敗露，受責受罰，有本錢的人不肯擔這樣干係，幹這樣沒要緊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無米，米價轉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諳，只埋怨道：「如此禁閉，米只不多！如此抑價，米只不賤④！」沒得解說，只圓圖說一句「救荒無奇策」罷了。誰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閒話且不說。只因是年米貴，那寺中僧侶頗多，坐食煩難。平日檀越也爲年荒米少，不來布施。又兼民窮財盡，餓殍盈途，盜賊充斥，募化無路，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間，非舟楫不能往來。寺僧平時喫着大方，此際料沒得有凌波出險，載米上門的了。真個是：

香積厨中無宿食，淨明鉢裡少餘糧。

寺僧無計奈何。內中有一僧，法名辨悟，開言對大衆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無此大施主。難道抄了手，坐看餓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剛經』真蹟，是累朝相傳至寶。何不將此件到城中，尋個識古董人家，當他些米糧，且度一歲。到來年有收，再圖取贖，未爲遲也。」住持道：「相傳此經值價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饑餓，真是戤米囤餓殺了。把他去當米，誠是算計。但如此年時，那裡撞得個人肯出這樣閒錢，當這樣冷貨？只怕空費着說話罷了。」辨悟道：「此時要遇個識寶太師，委是不能勾。想起來，只有山塘上王相國府當內嚴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與我獨厚。這卷白侍郎的經，他雖未必識得，却也曾聽得。憑着我一半面皮，挨當他幾十挑米⑤，敢是有。」衆僧齊聲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只索就過湖去走走。」住持走去房中，廂內捧出經來。外邊是宋錦包袱包着，揭開裡頭看

時，却是冊葉一般裝的，多年不經裱褙，糨氣已無<sup>⑥</sup>，周圍鑲紙多泛浮了。住持道：「此是傳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處？今將去與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脫了些便好。」衆人道：「且未知當得來當不來，不必先自耽憂。」辨悟道：「依着我說，當便或者當得來。只是救一時之急，贖取時這項錢糧還不知出在那裡！」衆人道：「一旦到贖時再做計較，眼下只是米要緊，不必多疑了。」當下僱了船隻，辨悟叫個道人隨了，帶了經包，一面過湖，到山塘上來。行至相府門前，遠遠望去，只見嚴都管正在當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見已畢。嚴都管便問道：「師父何事下顧？」辨悟道：「有一件事，特來與都管商量，務要都管玉成則個。」都管道：「且說看何事，可以從命，無不應承。」辨悟道：「敝寺人衆缺欠齋糧，目今年荒米貴，無計可施。寺中祖傳《金剛經》，是唐朝白侍郎真筆，相傳價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曉得這話的。意欲將此卷當在府上鋪中，得應付米百來石，度過荒年，救取寺人衆生命，實是無量功德。」嚴都管道：「是甚希罕東西，金銀寶貝做的，值此價錢？我雖曾聽見老爺與賓客們常說，真是千聞不如一見。師父且與我看看再商量。」

辨悟在道人手裡接過包來，打開看時，多是零零落落的舊紙。嚴都管道：「我只說是怎麼樣金碧輝煌的，元來是這等晦氣色臉。倒不如外邊這包，還花碌碌好看。如何說得值多少東西<sup>⑦</sup>！」都管強不知以爲知的，逐葉翻翻，一直翻到後面去，看見本府有許多大鄉宦名字及圖書在上面，連主人也有題跋手書印章，方喜動顏色道：「這等看起來，大略也值些東西，我家老爺纔肯寫名字在上面。除非爲我家老爺這名字，多值了百來兩銀子，也不見得<sup>⑧</sup>。我與師父相處中，又